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23.10.005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三空间 路径的理论重构与策略优化

屠明将¹, 姜伯成², 陈明建²

(1. 重庆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 重庆 400700; 2.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重庆 400015)

【摘要】老年教育为积极老龄化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长期面临资源供给总量不足、结构性短缺等发展障碍。由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公益组织和老年人自治组织等主体构成的第三空间路径,呈现出总体性、协同性、多样性及发展性的基本特点。针对老年个体学习需求,通过整合思维的方式推动老年教育资源的空

间生产,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老年教育体系得以制度性建构。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三空间路径的有效实现,需要理念融合、制度架构、政策扶持和平台支撑等多因素联动。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老年教育资源;第三空间路径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3)10-0035-07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如何正视我国“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双重叠加的老龄化社会现状,并通过转“危”为“机”的方式挖掘老龄人口多维度价值,是老龄事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尽管“教育是挖掘老年人口资源的主渠道”已成社会共识,但是理念的落地需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精准支持。第一个专门针对老年教育的“国字号”文件《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将“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来抓,^[1]2021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性。从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主体的类型看,除了政府主导的老年大学模式和

市场主导的营利性模式以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空间路径。“第三空间”概念诞生之初主要是指介乎家庭场域(第一空间)和工作场域(第二空间)的公共性“社交空间”。^[2]由于第三空间泛指“所有边缘化或外围化的主体‘聚首’的地方”,^[3]强调破除主客体对立的二元化思维定势,从统整、融合视角看待事物发展全过程。基于空间学理论可将各类社会力量供给老年教育资源之总和统称为第三空间路径。虽然《规划》特别重视社区教育、职业院校、社会教育等第三空间主体提供的老年教育资源,可出台的政策多属于鼓励性政策,且缺乏整体设计,致使政策执行存在“生产者网络多样性缺失及老年教育资源配置效能较低”等效果欠佳问题。^[4]虽有很多研究从社区教育^[5]、职业教育^[6]、自主学习团体^[7]等视角分析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但是从整体视角构建老年教育第三空间路径的文献却相对较少。因此,用总体性观点解读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第三空间理论逻辑,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老年教育体系的关键所在。

一、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三空间路径的价值意涵

(一)理论逻辑:第三空间路径以实现积极老龄化为价值追寻

积极老龄化认为,生理机能处于衰退期的老年

【收稿日期】2022-09-05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 2022 年度一般课题“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职业院校参与老年教育的实践模式研究”,项目编号为 2022NDYB125

【作者简介】屠明将(1987—),男,安徽六安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教师发展;姜伯成(1962—),男,重庆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老年教育;通讯作者:陈明建(1967—),男,重庆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纪检室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老年教育。

人依旧蕴含着丰富的主体自觉价值,能为家庭、社区乃至国家做出积极贡献。积极老龄化倡导独立、参与、尊严、照料、自我实现等理念,由“健康、参与和保障”^[8]三个核心支柱支撑。许多研究表明,老年教育“能够有助于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水平”,^[9]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依托。第三空间路径遵循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内在演变逻辑,促使分散在不同行政系统、不同办学主体以及不同组织形式的老年教育资源形成目标一致、分工明确的学习服务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积极老龄化社会。

(二) 制度逻辑:第三空间路径以推动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为整体架构

面对日益增多、内容更趋多元和方式日渐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老年教育供给侧却存在“总量不足、结构错位”^[10]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构建老年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但是,受目标游离、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等多重因素影响,有限的老年教育资源难以发挥集聚效应。政府主导的第一空间路径主要是为各级老年大学提供教育资源,是当下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主渠道。据统计,“2019 年末我国老年大学(学校)在校学员约 1 088.2 万人”,^[11]能满足 4.3% 左右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教育需求。市场主导的第二空间路径主要针对高收入老年群体,为其提供“私人订制”服务,多为高端养老机构的配套支持项目,目前在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总量的占比较小,尚存在“市场服务规模还不小、服务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12]等问题。因此,作为介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间的第三空间路径必然成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增量渠道,也是推动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领域。推动老年教育供给侧实现“量”“质”并举,需要构建资源整合的制度框架,以便将分散在不同举办主体和时空范围内的老年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合力。第三空间路径立足供给侧改革视角审视老年教育发展的制度障碍,通过理顺治理体制、疏通运行机理的方式突破传统“单兵作战”之不足。

(三) 实践逻辑:第三空间路径以丰富老年人学习体验为方针引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和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占 18.7% 与 13.5%。^[13]预计到 2035 年左右,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在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物质生活极大改善以及社会变化节奏加快等多重因素交互叠加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的终身学习需求被进一步激活。调查数据显

示,“有愿望参加老年教育的老年人占全体老年人总数的 20%—25%”。^[14]“为老年人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和适合的教育资源”^[15]成为老年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核心要素。如何有效整合分散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老年教育资源,以满足为数众多且需求差异较大的老年群体发展要求,理应成为第三空间路径构建的宗旨。第三空间路径能够有效扩大老年教育资源总量,亦可供多元化学学习资源以满足异质性老年群体的学习需求。另外,“老年教育供给存在着以城市为中心、以老年干部为主体的倾向,忽略了对广大农村与弱势老年群体的应有关注”。^[16]面对当下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交错的老年教育资源错配局面,第三空间因其主体多样、方式灵活以及因地制宜的特征,能够有效补齐老年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失衡的现实短板,让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老年人口皆可以公平普惠地享有学习权利,让“学习是最好的养老”惠及每一个有发展需求的老年人。

二、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三空间路径的理论重构

由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公益组织和老年人自治组织等主体构成的第三空间路径,具有总体性、协同性、多样性及发展性的基本特点,针对老年个体学习需求通过整合思维推动老年教育资源的空间生产,促使中国特色的新时代老年教育体系得以不断完善(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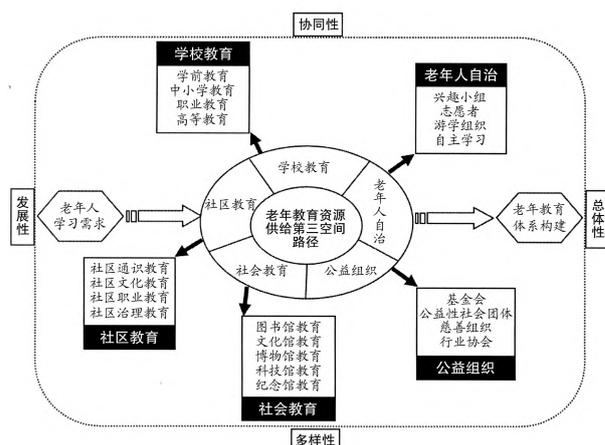


图 1 新时代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三空间路径的理论模型

(一) 目标定位

通过第三空间路径整合老年教育资源,丰富老年人学习资源供给,完善老年教育体制机制的系统架构。尽管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但老年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独特性并未充分体现。第三空间路

径秉持“老龄事业”与“教育属性”并重理念整合老年教育资源,进而构建和完善具有“适老化”特色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简言之,从第三空间视角出发挖掘老年教育资源,其核心目标是为了打造体现“终身化”与“适老化”相统一的、兼容并蓄的、服务发展的老年人学习支持系统,最终指向是构建开放多元的老年教育体系。

(二) 基本原则

1. 总体性原则

总体性这一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最早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一方面用联系观点审视整体与部分关系,并提出“部分的真理寓于全体之中”;^[17]另一方面强调用变化视角审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序列化整体变迁。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三空间路径的总体性原则是基于总体性老年教育资源视角,关注老年教育实践模式创新,第三空间路径蕴含于总体性老年教育视野之中。不同形态的第三空间路径其实质都是老年教育体系构建的组成部分。加之,第三空间路径供给老年教育资源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发展基础,在完善新时代老年教育制度框架过程中能够发挥“第三条道路”的特殊功能。

2. 协同性原则

资源总量短缺且空间布局不足是目前老年教育发展的关键瓶颈,第三空间路径可在整合现有资源基础上促使老年教育资源的持续增值。首先,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的模式协同。既然第三空间路径是从总体性角度关切老年教育体系建构,那么它就无法绕开与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一空间以及第二空间之间的关系,第三空间路径是政府主导的老年大学系统以及市场主导的高端老年教育服务之外的重要力量。其次,第三空间主体之间的要素协同。第三空间路径作为介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间的中间力量,囊括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公益组织以及老年人自治组织等教育要素,这些要素对丰富老年教育资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不同要素原有的办学特色和老年教育发展定位存在差异,使各主体之间形成了“差序格局”。最后,第三空间主体内部的功能协同。在第三空间主体供给老年教育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办学定位不同的办学主体之间的关系。比如职业院校供给老年教育资源,可以从人才培养、设施设备、职业培训等多种途径发展老年教育,但是职业院校首要职责是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处理好主要职责与社会服务之间关系,在循环联动之

中实现价值和实践的“职老融合”,努力打造协同共促的内部联动机制。

3. 多样性原则

第三空间路径是指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间,各类老年教育资源汇集的一种模式,多样性是其具备无限发展潜力的关键“秘诀”。不同要素因其自身特质存在差异,所以其提供的老年教育资源深刻烙印了“母体映像”。例如,职业院校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社区老年教育能够提供方便灵活的教育服务。老年群体在年龄、性别、职业、学历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老年人学习需求呈多元化特点。针对青少年学生群体的学校教育,由于生理年龄、心智基础以及能力素养等条件大致相同,可设置具有相对适应性的教育活动。传统老年大学除了限定入学年龄之外,并不能有效区分生源基础,致使老年大学办学取向存在“娱乐化”现象。这是因为无法根据教育对象差异提供有效的个性化教学,所以只能通过开设知识性的书法、舞蹈、摄影等常规课程以满足不同群体老人的共性需求。第三空间路径能够有效规避因教育对象发展基础差异大而难以开展适应性老年教育活动这一难题,凭借第三空间不同主体自身优势,提供大量符合特定老年群体学习需求的教育资源。

4. 发展性原则

第三空间路径的老年教育还具备发展性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自我发展,以及持续生成老年教育资源并推动老年教育体系不断健全。首先是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自我发展。由于不同形式的第三空间路径所能提供的老年教育资源具有独特性,可以有效区分老年群体的差异化学习需求,进而满足老年人的发展渴求。其次是有利于推动老年教育资源的增值性发展。第三空间路径并非是一个既定或等待被填充的固定容器,其内在隐藏了不设上限的持续发展能力。第三空间路径所能开发、利用的老年教育资源,将随着主观认识的深化与客观环境的支持等形势变化得到持续不断地挖掘,即第三空间路径能通过自我再生产途径获得老年教育社会再生产的溢出效应。老年教育资源总量将随着第三空间主体的“产能激发”而得到持续增长,且老年教育资源结构性短缺状况也能够逐步缓解。

(三) 构成要素

1. 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面向青少年儿童开展的专门教育,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一方面,学校教育的场所、师资、专业以及设备等既有资

源能够支撑其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活动。另一方面,青少年学生也能够通过“代际反哺”形式对长者进行学习支持。代际差异是老年教育应正视的现实问题,同时代际差异又可以为老年教育带来发展机遇,代际双向共育可以有效化解老年教育资源匮乏难题,同时也是拓展学校教育功能的重要切入点。“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养教结合’与‘教育养老’的新思路,有助于构建终身教育视角下学校教育参与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路径。”^[18]

2. 社区教育

社区教育需要对现有的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和充分利用,从而为社区共同体成员服务。由于青少年群体要接受学校教育,而中青年群体忙于生计,老年群体已然成为社区教育的主要对象。首先,社区教育可以整合各类老年教育资源以形成合力。社区教育既能够整合学校教育力量服务老年人学习,还能统筹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服务老年人学习。其次,社区教育的便利性使其具有极强吸引力。老年群体对于“就近入学”的需求十分迫切。社区老年教育集“天时、地利、人和”多重优势,在服务老年人学习发展方面的虹吸力较高。

3.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利用一切机会、在一切场所多元开展的学习活动,包括在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医院、公园等公共服务机构开展的学习活动。社会教育作为一种带有浓郁人文关怀色彩的民本化与社会化的教育类型,它具有全纳性、补偿性与普惠性等天然属性,能够提供内容多样、方式灵活的多元化学习资源,在解决老年教育资源总量不足问题的同时,还可以改变传统老年教育途径单一、效果同质的状况。另外,社会教育营造的终身学习氛围有利于转变社会大众对老年教育的“刻板印象”,进而促使“学习是最好的养老”理念深入人心。

4. 公益组织

诸如基金会、公益性社会团体、慈善组织、行业协会等不以营利为目的并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组织都可称之为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参与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但可以弥补政府在老年教育方面的职能缺位,而且可以大大地推动老年教育的发展与繁荣。首先是公益组织汇聚了大量的专业教育人才,以人才优势提升了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专业性,进而帮助老年人实现自我学习能力的提升和自我教育水平的增强。其次是公益组织在参与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过程中,力求实现公益价值的最大化,在为老年教育提供设施设备、人力供给、资金注入等基础物质保

障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5. 老年人自治组织

“老年人自治”是指老年人在自我教育中积极调动自身的能动性,即自主的进行个体性学习或群体性学习(诸如兴趣小组、志愿者、游学等)。此种学习行动或是老年人自行学习,或是老年教育机构组织的非正规学习,亦或是其他教育机构自发组织的团体学习。老年人参加自治组织开展的各类学习活动,可以将其阅历和经验等累积性知识充分展现出来,通过同伴帮扶方式达到互助学习效果,在合作交流过程中实现老年教育资源的流动增值。

(四) 运行机制

1. 以满足老年人学习需求与引领二次发展为中心基点

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加上老年群体学习欲望强盛,导致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严重落后于现实需求。因为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专门化、公益性老年教育资源,所以第三空间路径被寄予厚望。地理位置、年龄阶段、性别特征、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兴趣爱好以及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老年群体学习需求的差异非常大,第三空间路径的多样化特征恰好与之契合。第三空间路径可以承担提供老年教育公共产品的职能,并在满足学习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引领老年群体的发展。无论何种形式的第三空间路径,其供给老年教育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并在促进个体发展的同时亦能够最大程度挖掘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这也是第三空间路径能够生机勃勃且有无限发展可能的重要原因。

2. 以拓展主体办学功能与丰富老年教育资源为双轮驱动

第三空间路径提供老年教育资源,并非采用老年大学系统那种专门化、系统化的方式。第三空间主体开展老年教育活动,多是在自身办学优势基础之上开展特定的老年教育活动,如职业院校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科技馆的老年信息技术教育、老年人游学组织的同伴学习等。既然是由原有办学资源拓展出来的老年教育公共产品,那就涉及如何处理主要职责与次要职责问题。例如,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首要职责是教书育人,为何还要为老年群体供给学习资源,会不会抢夺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这个问题应从学校功能定位这一角度来回答。学校在教书育人基础之上需开展社会服务,这是其办学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空间路径拓展了主体办学功能,丰富了老年教育的资源供给,使育人价值与服务

社会发展价值实现了和谐统一。在“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老年教育活动中,第三空间路径主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得以扩展,这使得各种办学功能得以高度协调,进而不断接近“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诸如职业院校供给老年教育资源,并非是单向度的“无私奉献”,而是能够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养老人才培养以及社会美誉度等方面获得较大“收益”。

3. 以构建特色老年教育体系与完善老龄事业为制度追求

我国老年教育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主要是针对退休干部开展活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推动,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呈现出“二分天下”的局面,即老年大学系统和第三空间路径成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核心主体。基于统整融合的视野审视第三空间路径,我们可以洞察其内部逻辑与外部关系,然后建构以引领老年人发展为目标的学习服务支持体系。这个空间生产过程是在总体性逻辑基础之上铺开的自组织开放系统,通俗来说就是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第三空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模式。探索老年教育资源第三空间路径的属性、特征、标准、内容以及评价等基本理论的过程,实际就是在寻找中国特色老年教育资源供给范式的过程。总之,学理探源与政策架构不是无的放矢的随意为之,其最终指向是构建符合国情且能体现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制度框架。另外,单论第三空间路径对于构建老年教育体系的功能作用,会陷入姓“老”还是姓“教”的窠臼。老年教育实质上兼具教育属性与老龄事业属性,既要从终身教育视野审视,也不能忘记其作为老龄事业组成部分的价值定位。第三空间路径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以减少老年人发展障碍和改善老年教育环境,呈现出的“包容性和可达性”,^[19]本质上亦属于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行动策略。因此,特色化老年教育体系以及适老化老年友好型社会是第三空间路径发展的制度建构愿景。

三、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第三空间路径的策略优化

(一) 理念融合:基于统整思维全局性设计老年教育资源

尽管“活到老学到老”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社会常识,但是细究之下这种常识仅停留在最基本的自主学习层面,暗含着老年个体需要不断努

力适应社会变化才不会落伍。但是,从法律层面看,学习权是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可整个社会认知以及政策导向都在强调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成人教育尤其是老年教育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只有在呼吁“终身教育”时才能够拥有短暂的“存在感”。进一步来看,社会民众甚至政府官员在提到老年教育时,更多是把重心放在老年大学系统,至于中小学校、职业院校、公益组织等第三空间路径开展的老年教育活动经常成为“不在场的在场者”。更有甚者,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第三空间路径的管理人员在思考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时,多从本位主义出发,他们会因为坚持自身办学定位而拒绝提供老年教育资源,或者从自身办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拓展角度出发,抱着“可有可无”的理念开展老年教育活动。因此,转变观念是推进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牵引工程”。第三空间主体、教育部门管理人员以及社会大众等利益相关者群体,理应站在老年人持续发展需要和老年教育整体管理的立场,正视第三空间路径的多元功能,进而达成理念共识。

(二) 制度架构:基于国情特色构建开放多元的老年教育体系

仅停留在认识层面无法从实质上推动第三空间路径内在能量的有效发挥,我们还需强调顶层设计的制度架构作用。虽然第三空间路径所开展的老年教育活动有一定的独特性,但它隶属于整个老年教育体系。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第三空间路径所进行的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并非基于老年教育体系建构的全局视野,而是立足所属类型教育情况进行的略带随意之举动。破除这种“施舍型”资源供给模式,需要将第三空间路径作为老年教育体系建构不可或缺的要害,使其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并具有整体的全部属性。虽然我们早就宣称基于终身教育思想建构了覆盖幼儿教育到老年教育的国民教育体系,然而由于老年教育诞生后的“先天不足”,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定位不清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到目前为止仍未形成范围明确、权责清楚、机制顺畅、内容丰富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总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教育体系是第三空间路径改革的制度保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和解放社会活力参与老年教育。”^[20]首先,顶层制度设计重在构建中国特色老年教育的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依据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组成部分的事实及其实践发展经验,在价值论、目的论、功能论和方法论等方面深化老年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内涵。其次,中层制度设计重在理顺老年教育管理体制。《意见》

明确指出,由“教育部门牵头研究制定老年教育发展政策举措”,^[21]强化教育行政机构在老年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中的专业指导作用,进而理顺老年教育的管理体制,推动“九龙治水”向“一统天下”转变,促使既姓“老”又姓“教”的老年教育内外部关系得到有效协同。最后,底层制度设计重在确保第三空间路径的运行机制畅通无阻。第三空间的主管部门、办学性质、发展基础等要素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底层制度设计聚焦老年教育实践场域,围绕老年教育资源最大化增值发展的中心议题,建立多方联动、标准统一、错位优势等高效协同机制。

(三) 政策扶持:基于公益性原则完善政策支持系统

第三空间路径提供的老年教育资源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点,这是建立在不同主体既有办学优势基础之上的。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总量内处理好主次关系,是第三空间主体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若想第三空间路径的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能够持续下去,仅靠“义务性倒贴”是难以长久的。由于老年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其公益性应放在首位。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由调节,必须要有系列优惠政策作为后盾保障。首先是机制协同模式。第三空间主体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整合相关力量供给老年教育资源。构建协同机制需要政策支持,以便打破制度藩篱。如重庆市科协会同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市民政局、市文化旅游委、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创建老年科技大学实施智慧助老行动的意见》,依托重庆科技馆、市老科协、市科普研究会等第三空间主体提供数字技能类课程与健康常识类课程等学习资源。^[22]其次是项目引领模式。无论是第三空间主体系统还是涉老部门,都可以结合自身职责设立专项项目,以鼓励第三空间主体参与老年教育的积极性。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老年教育的意见》提出,实施“职业院校老年教育中心培育计划”,在经费支持、专家引领、资源开发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至2021年,投入上百万经费,免费发放了42万余册老年教育教材,每年2万余位老年人参加中职学校体验式培训。再次是评价促进模式。不仅要引领第三空间路径,不断提升资源供给质量,更要通过评价改革方式激励第三空间主体形成持续发展老年教育的内生动力。将老年教育纳入教育督导范畴,将老年教育资源作为高校等第三空间主体的社会服务评价要素,同时对师资的绩效工资、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等合理利益关切予以政策支持。最后是政府购买模式。

“通过市场竞争、合同外包、定向委托等方式,以及出台税收减免、费用补贴等激励性配套政策,鼓励民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and 民间组织等行为主体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源、资金、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协同推进老年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23]

(四) 平台支撑:基于数据整合健全老年教育循证治理

空间零散与时间断续相互叠加的老年教育资源分布在不同主体之内,但是其体量究竟多大,覆盖的老年人口范围多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权威且准确的数据。缺乏精确的官方统计数据,使得在技术层面如何考核以及如何支持第三空间的老年教育成为了难题。因此,推动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亟须围绕健全统计制度增强平台支撑。首先,完善老年教育统计制度为第三空间路径的老年教育发展提供了精准化数据支持。针对老年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设计统计维度和统计指标,并将其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统计口径,建立包含第三空间在内的老年教育资源情况年度台账。这样可以使老年教育硬件资源、软件资源以及活动开展等各类数据得以分门别类体现。其次,利用信息技术建立第三空间路径的老年教育大数据平台。在“互联网+老年教育”背景下,通过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支持,建立专门的第三空间路径老年教育数据平台,哪些主体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开展了哪些老年教育活动的大致情况就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将为引导和扶持第三空间路径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大数据支持,使第三空间路径逐渐摆脱“游击队”式的不规范定位,进而朝向专业化、系统化方向发展。最后,依托学分银行平台建设第三空间路径老年教育标准体系。“区域性终身学习学分银行的基本功能是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延展功能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沟通与衔接,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共享,同时也包括支持弹性学制、自适应学习路径、多种学习场所等教育教学深层次改革的隐喻。”^[24]依托现有学分银行体系,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第三空间主体协同、学员管理、资源共享,以及教学改革过程中的制度遴选和标准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EB/OL]. (2016-10-19) [2022-7-26].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610/t20161020_285687.html.
- [2] 叶洪,王克非. 探索跨文化传播的“第三空间”[J]. 探索,

- 2016(15):42.
- [3][美]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44.
- [4]杨波.如何破解老年教育政策执行困境:基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0(3):60.
- [5]马早明,余永璇,马林.社区老年教育:港澳经验与广东实践[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64—73+206.
- [6]陈明建,屠明将,王汉江.职业院校开展老年教育的价值与策略探索:以重庆市中职学校老年教育试点项目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21):17.
- [7]虞红,许广敏.老年教育的形态变革与创新路径研究:基于自主学习团体的审视[J].职教论坛,2021(5):124—129.
- [8]WHO.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J]. Aging Male, 2003(1):1—37.
- [9]Martins R, Casetto S, Guerra R. Changes in Quality of Life: The Experience of Elderly Persons at a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J]. Rev Bras Geriatr Gerontol, 2019 (1): e180167.
- [10]李琦,王颖.老年教育的供需矛盾及解决机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78—79.
- [11]刁海峰.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1:13.
- [12]张忠.我国老年教育服务供给的困境、准则与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20(12):140.
-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EB/OL].(2021-5-13)[2022-7-17].http://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 [14]沈光辉.老年教育“一座难求”问题成因及破解之策[N].光明日报,2015-06-28.
- [15]谢宇.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策略[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0,32(1):84.
- [16]李学书.中外老年教育发展和研究的反思与借鉴[J].比较教育研究,2014(11):54—59.
- [17]欧阳谦.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辨析[J].教学与研究,2012(4):65.
- [18]姜伯成,罗统碧.学校教育参与供给老年教育资源的价值与路径[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4):20—21.
- [19]胡庭浩,沈山.老年友好型城市研究进展与建设实践[J].现代城市研究,2019(7):15.
- [20]叶忠海.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5):48.
- [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EB/OL].(2021-11-24)[2022-7-26].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24/content_5653181.htm.
- [22]孙磊.引领老人享受数字生活 重庆成立了这家老年科技大学[EB/OL].(2022-6-15)[2022-7-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671113894186782&wfr=spider&for=pc>.
- [23]程仙平,赵文君,郭耀邦.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的转型升级:多重理论视角的审视[J].职教论坛,2016(15):60—64.
- [24]吴南中,夏海鹰,姜伯成.区域性终身学习学分银行:功能厘定、业务模型与推进策略[J].中国远程教育,2020(8):7.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Optimization of the Third Spatial Path of the Suppl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TU Ming-jiang¹, JIANG Bo-cheng², CHEN Ming-jiang²

(1.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2. Chongqing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 Chongqing 400015,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n active aging society, elderly education has long faced development obstacle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resources and structural shortage. The third spatial path, which is composed of school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for the elderly, presen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ity, synergy,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learning need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integrated thinking, so that the elderly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institutionally constructed in the new era.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the third spatial path of the suppl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elderly needs the multi-factor linkage of concept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policy support and platform support.

[Key words] active ageing; educational resource for the elderly; the third spatial path

(编辑/关永承)